我的目光游离在晴空下的扎尕那，饱览秋色，那是一幅隐藏于白山黑水间的奇异画卷。

热线 86901890

大雪家的心愿

其实我会和

那些雪色

●张勇

扎尕那的秋天

张明辉/文

在甘南，站在扎尕那的观景台，俯瞰众生，就像拥有神的视角。低处如盆景，散落着草木、牛羊，以及藏式民居。四周是高耸的峭壁，苍鹰在天上翱翔，哈达似的流云随风飘浮。满目是青翠的山峰，草木的绿夹杂着秋黄。

扎尕那山位于甘肃省甘南迭部县益哇乡境内，属迭山山脉，海拔高度为3970米。扎尕那藏语意为“石匣子”，是一座天然的“石城”，也是一处风景绝佳的藏地秘境。

观景台对面正北的山峰名为光盖山，古称“石镜山”，灰白色的岩石如石屏、如石镜。东边山峰突起，地势险峻，南边两座山峰如石门相峙。这里的石头有着灰铁的质感，坚硬而奇特。

藏式寺院的金顶熠熠生辉，玛尼石不断垒起，彩色的经幡迎风猎猎。我的目光游离在晴空下的扎尕那，饱览秋色，那是一幅隐藏于白山黑水间的奇异画卷。

因山势较陡，坐观光车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车子在峡谷里穿行，山路盘旋，溪流欢快、清冷。不知名的山峰扑面而来，将光影投射在咫尺。山峰怪异，如剪刀，如桅帆，怪石嶙峋，姿态各异。成片的山峰峰顶裸露，树木覆满山岗，恣意生长。由青绿到枯黄，颜色有深有浅，煞是好看。

沿途经过老虎嘴，只见一块岩石突起，似张开的血盆大口，形似虎嘴。山风阴冷，有些潮润。拐角处，溪流在山岙里激荡，便更显得冷寂。

停车处有亭子，一边有小径通往溪谷，一边可以坐看秋色。同行的游客在此歇脚，我则脚踩凹凸的石子路，独自前往山中。放眼望去，谷中深邃，沿伸着通往更远的腹地。山坡上的草木，仿佛被人随意涂抹，黄绿相间，层层叠叠，有着油画般的景致。我逐渐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身在此山中，就像进入了童话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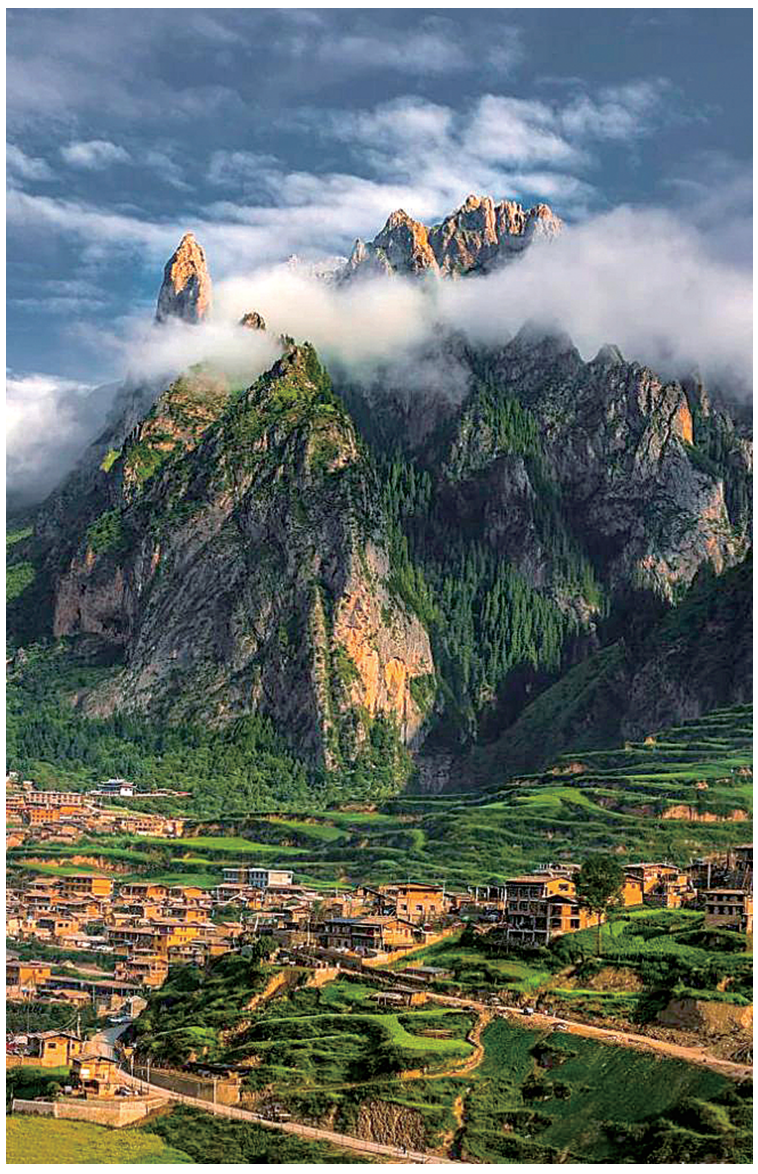
转过一道山梁，水声激越，前方不时有行人走过，伴随着马蹄声。在这秋意渐浓的山间，我的脚步也变得缓慢、从容。牵马的大多是藏族女子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她们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与游客交谈，谈好价格后，一般在山里往返一个小时的路程。

我喜欢这一方山水，以及淳朴的藏民们，他们所流露出来的表情，是温和的。与草木长相厮守，是山水滋养了他们的性情，变得坚韧而淳朴。

越往山里走，越觉得深不可测，我怕在大山中迷失，或者赶不上返程约定的时间。幸好，在前方遇见了同队的羊羊，看看时候不早，便一同下山。我在藏民手上租了一匹健壮的黑马，骑了一小段颠簸的山路，让羊羊为我拍了照并录了小视频，算是实现了骑马的心愿。

在前往仙女湖的路上有一处开阔的山坡，绿树环绕，草色蔓延。相比于尘世的喧嚣，湖山是寂寞的。找了块石头，我就这样静坐了片刻。当一阵山风吹过，便萌生了躺下不走的念头。难怪在1922年，美籍奥地利裔植物学家、人类学家约瑟夫·洛克在考察这里之后这样写道：“我平生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。如果《创世纪》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，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。迭部这块地方让我震惊，广阔的森林就是一座植物学博物馆，绝对是一块处女地。它将会成为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和所有观光者的胜地。”

在此之前，我读过英国人詹姆斯·希尔顿的长篇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，没想到很多素材源自于扎尕那。在这里，时间是缓慢的，在洛克探险后的近一个世纪以来，它依旧保持着朴素的原貌。



（图片来源网络）

木棉花开 （一百零五）

圣诞晚会

不惑/文

给许尚恒辅导完英语，已近下午四点。木棉站起来舒了舒腰，揉了揉胳膊，说：“我得回去了！下星期六刚好圣诞节，班级有活动，我要主持晚会，就不过来了。你上课用心点，这星期感觉你的英语没那么差劲了。”

受到表扬，哪怕大人也是受用的，许尚恒不由得嘴角扬起。

“还早呢，去逛会儿吃点东西再走。”他从衣架上取下外套递给木棉。

初冬，和州城街道两侧的法国梧桐凋零，黄绿色调的落叶与古朴的老建筑构成一种别样的美。许尚恒和木棉徐徐走着，一路轻声交流。许尚恒高出木棉一个头，他低首与她对话，样子温柔，与篮球场上那个动作迅疾果断生猛的选手判若两人。

学校团支部活动室内，灯光下两个身影正在忙碌。

木棉把土黄色的硬纸板用临时制作的大圆规（两根筷子被一根橡皮筋绑在一起）画了一个很大的圆，尔后裁出一个大扇形，再用胶水把扇形的两侧边缘粘好。然后她在这个锥形的“帽子”外面糊上浅黄的皱纹纸，并从顶部到“帽沿”装饰了闪亮的彩色丝带，最后在“帽沿”处缝上垂坠的铃铛。完工之后，木棉进入另一个小房间换上借来的特色民族裙，并将这顶漂亮的傣族风情“帽”戴在头上，做了几个舞蹈动作看效果。随着她起伏的身姿，“帽沿”上的铃铛“叮铃”作响，为她平添几许娇媚和俏皮。

这简直就是活脱脱的一个傣族女子！郑子善看傻了，嘴巴张大，老半天都不知道合拢。

观摩了样本“帽”的制作过程，另外三顶“帽子”做起来就简单多了，郑子善完全可以胜任打下手的工作了。

转眼就是圣诞节，加上临近新年，校园里，过节的气氛相当浓郁。

外贸9302班的晚会现场，四壁装饰着彩灯、彩带，小小的彩灯忽明忽暗，星星眨眼一般；屋子正中摆着一棵圣诞树，树上挂满了封好的贺卡，信封角落贴着数字；墙角堆着圣诞礼物，精美的包装外面贴着抽奖号码，那是为班级各位老师和特邀嘉宾准备的；靠着墙壁是一排桌子，上面摆着一盘一盘的食物：糕点、干果、水果、饮品，自助取食。

晚会由木棉和班花陈柔依主持，两人既有颜值又有才华，一时吸引了校内不少仰慕者前来。

学生会主席余江峰携几位学生会干部也来到现场，并且隐身于观众之中。但余江峰并非粉丝，而是特意来会会木棉的，他想一睹传闻中文学社社长女友的风采，因为据说她不仅高智商而且高情商，笔杆子也厉害，并且还是外贸班班长，能力碾压一众男女。

晚会节目丰富精彩，歌曲、舞蹈、演奏、小品的出场顺序安排得非常恰当。游戏环节里，不单本班同学参与，还邀请了外来观众互动，把晚会推向第一个高潮。“真情对对碰”掀起第二个高潮，就是每一位同学从盲盒里抽取一个号码，领走对应圣诞树上标有同样数字的信封，当众拆开信封取出贺卡，大声读出圣诞祝福，并宣布寄语者的名字。“击鼓传花”环节才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因为“中奖者”必须用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讲一个和自己有关的真实故事。

从晚会序幕到终曲，余江峰没有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终于明白木棉并非偶像派，而是实力派。尽管主持词和串词是准备过的，但是临场发挥和应变能力却无法事先安排，何况木棉气质文艺淡雅，举止落落大方，言辞风趣幽默。（未完待续）

绝处逢生第三十章

柳暗花明（下）

江鑫荣/文

薛承靠在座椅上，眼神黯淡，叹了叹气：“这看似永无止境的勾心斗角，把人折磨得太累！最可恨的，还是在那自相残杀啊！”

“自相残杀！那是你一厢情愿罢了！”纪凡正色道：“叶潇当你是宏远公司的人了吗！他要想夺得祁阳分公司的主权，第一个需要干掉的人不是叶亦双，而是你！”

“妈的！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有种梁山好汉被逼反的感觉！”薛承骂道。

“那就揭竿而起，落草为寇得了！”纪凡鼓励道。

“时候不到！”

“你就心甘情愿地被他欺负，任他骑在你的头上作威作福，任由他在你的地盘上胡作非为吗？”纪凡反问。

“怎么感觉今天来你这里，我这自尊心被践踏得体无完肤了。”薛承苦笑道：“我这也不是在想办法来着，恨不得把这个孙子凌迟炮烙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前几天，念雅给我支了两招，我觉得挺管用的。这两天我一直在掂量两者的利害关系，这一想就仿佛走进了一座迷宫，走到哪里都是个死胡同。”

“两利相权取其重！”纪凡说。

薛承又轻声说：“其实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，就是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，或去或留，这两条路该怎么选更为妥当。”

纪凡笑了笑，“真是遭遇了新鲜事，竟然还有你薛承拿不定主意的事，我记得我们一群人都是听你号令的，这会儿倒反过来了。”

“严肃点！有什么好笑的，我是个正常人，是个正常人就会碰到难题。”薛承说。

纪凡抿着嘴，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，抬手示意薛承继续讲。

“被你一搅和，这到喉咙口的话又给咽了回去！严肃点！”薛承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保持严肃，保持严肃！”纪凡佯装告诫自己。

薛承摇摇头，显得很无语，“念雅当时为我指点了两条路！这第一个办法就是让我离开祁阳，回丽温市发展，她说那里有我的根脉，发展会顺利一些。”

纪凡突然打断他的话，一脸真诚地说：“念雅说得对，我觉得她的想法非常不错。你就回丽温市，去百里集团发展。一来你是百里家的女婿，有义务为老丈人排忧解难；二来凭百里集团的丰厚资源，可以助你事业再起。”

薛承一愣：“你就这么轻易地判定结果了！”

“这结局很好啊，你好，念雅好，百里华获得你这个栋梁之才也好啊！这不是三赢局面吗？”纪凡偷乐着说。

“一入侯门深似海！”薛承轻声说道。

纪凡沉默了片刻，继续问：“那念雅的另一个办法呢？”

“她让我自立门户！”

“她是看到了你内心的困扰，顺从你罢了！”纪凡点破道：“真是难为了她，还要继续遭受与你分隔两地的煎熬。”

“她确实是位伟大的妻子。”薛承赞赏道：“以前还未发觉，现在越来越觉得她心地善良、气度不凡。”

“好好珍惜吧，得此贤妻夫复何求？”纪凡佯装羡慕的样子。

“又扯远了。”薛承说道。

“凭心而论，念雅的两个办法都很适合你，不管你选择哪一种，都能解除你目前的窘境。”纪凡中肯地说道。

“这个我能明白，但是很难选择。”

“你内心应该是偏向自立门户这一招吧！”他深知薛承不会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，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。

“一番斟酌后，我是倾向后者。我要向世人证明，没有了宏远这座靠山，我薛承也能闯出一片天地。”薛承露出一副雄心壮志的样子，眼神透着坚定。

“你能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很欣慰，起码你还是以前那个充满斗志的薛承。”纪凡赞扬道。

“百里集团固然是我的好去处，可以省了不少心，但那样做的话，我永远只能屈居于人下，我需要一份可以自己做主的事业。虽然我的处境不妙，但这也是转机，我不能就这样白白放弃这个机会。”

“祸兮福所倚！”纪凡有感而发：“叶潇逼你走到绝境，可能是你涅槃重生的机会。”

“置之死地而后生！这段时间，我一直有那种感觉！”

“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”纪凡诚恳地说。

“我需要钱！”

纪凡想也没想，一口应承：“没问题，钱的事情我来解决！”

薛承听了没有言谢，表情依旧，仿佛早已知道会有这个结果。

纪凡问：“你有什么计划？”

“我还要去一趟百里集团，这事还得找他们出面！”薛承说。

“借兵！”纪凡平静地说，仿佛薛承的心思他能一目了然。

“我就这么点心思，还全被你看透了！”薛承笑道。

“预祝你成功！”纪凡也笑道。

（未完待续）